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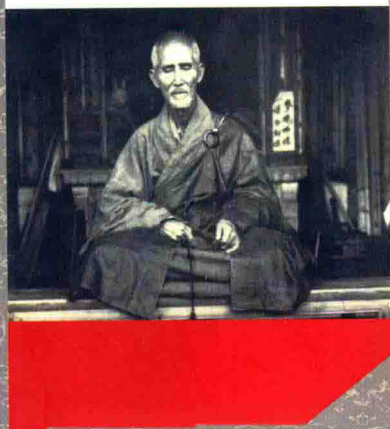


走进
虚云
大师
的
弘法
人生

虚云大师

虚云大师 著

口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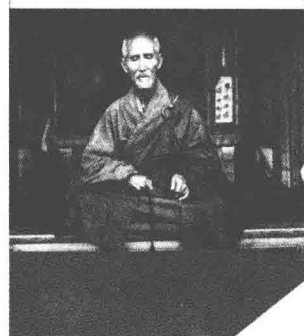
百丰虚云，千丰禅心。字字珠玑，句句参悟。
心若莲花，经是般若。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心人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虚云大师

口迷

虚云大师◎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虚云大师口述 / 虚云大师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060-9078-0

I. ①虚... II. ①虚... III. ①虚云 (1840-1959) —自传
IV. 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38956 号

虚云大师口述

(XUYUNDASHI KOUSHU)

作 者: 虚云大师
责任编辑: 韩 悦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
邮政编码: 100007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: 25.5
字 数: 350 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9078-0
定 价: 58.00 元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85924602 85924603

代序一 莫向名场立，山中梦亦微

古人说：“莫向名场立，山中梦亦微。”世上利锁名缰，层层缠缚，去了一层又一层，习气毛病，笼罩到转不得身。有觉照的人，不随他去；无觉照的，都随他去了。故做人有种种为难处，古德每每说：“比丘住山佛欢喜，住在闹市佛担忧。”比丘应住阿兰若，《大日经疏》曰：“阿兰若，名为意乐处，谓空寂行者所乐之处。或独一无二，或二三人，于寺外造限量小房，或施主为造，或但居树下空地，皆是也。”比丘常居阿兰若，不住于外，是十二头陀行之一。城厢闹市，骡马交加，名、利二字，把人萦绊系缚，终日是非闹不清，所以古来祖师，居山者多。释迦世尊出家修道，于雪山苦行六年。在家在城市不是一样修行吗？何必定要到雪山去呢？因为雪是冷的，下雪在腊月间万物收藏的时候，山河大地，成了银色世界，万种色彩多封闭了，这种境界，就是道人的境界。叫你二六时中，冰冷冷地万念俱灰，不为境转，这就叫雪山。不在世间叫出家，不打妄想叫落发，佛修行都要躲到雪山去，我们凡夫，何以反敢在闹市里过日？

古德一住深山，就不染世缘，任你皇帝来请也不下山。昔日汾州无业禅师说：“古德道人得志之后，茅茨石室，向折脚铛中煮饭吃。过三二十年，名利不干怀，财宝不为念，大忘人世，隐迹岩丛。君王命而不来，诸侯请而不赴。岂同我辈贪名爱利，汨没世途，如短贩人。”他这些话说了也做到了。唐宪宗屡召师，皆辞疾不赴。暨穆宗即位，思一瞻礼，乃命两

街僧录灵阜等赍诏迎请，至彼，作礼曰：“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时，愿和尚且顺天心，不可言疾也。”师微笑曰：“贫道何德，累烦圣主，且请前行，吾从别道去矣！”乃澡身剃发，至中夜，告弟子惠愷等曰：“汝等见闻觉知之性，与太虚同寿，不生不灭，一切境界，本自空寂，无一法可得。迷者不了，即为境惑，一为境惑，流转不穷。汝等当知，心性本自有之，非因造作，犹如金刚，不可破坏；一切诸法，如影如响，无有实者。经云：‘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，常了一切空，无一物当情。’是诸佛用心处，汝等勤而行之。”言讫，跏趺而逝。茶毗日，祥云五色，异香四彻，所获舍利，璨若珠玉。由于他不向名场立，全心在道，所以来去自由，不被生死所转。一般人就不同了，以为陪皇帝行过就了不起。

我平生很苦，一世背时，多难多障，多魔多病，几十年骗空门饭吃，南来北往，生惭愧心。因自己一生下，母亲就去世，我这不孝，怕遭雷打，所以发心为母作功德，拜舍利，拜五台，遇文殊灵感，虽是向外驰求，也有些好处。第二回再朝五台，遇庚子年义和团起义，我想到陕西，去不成，回北京又遇八国联军之役，皇帝逃难，亲人、熟人一同走，太后、娘娘也能一日走几十里路。徒步无轿，走到阜平县，才得甘藩岑春暖带三千兵来接驾，才乘轿出玉门关。走口外，进雁门关，我出入陪帝一路，若是清平无事，皇帝威势最大，每逢出宫，起身时先鸣炮九声，经过的街道，两旁店铺都要关门，留出一条肃静无人的御路，路心铺黄土，一切人不准看。这回逃难，急急忙忙，摆不起架子，没有轿子坐，跑也跑得，苦也能吃，见他也好见，话也好说，没有什么尊贵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到了陕西西安，岑春暖为陕西巡抚，李鸿章在北京与联军讲和，在西华门立德国公使纪念碑，要中国人八个人头祭坟，拿假人头抵数了事，李鸿章才请皇帝回北京。当时我在陕西，住卧龙寺，一天到晚，和宰官来来去去，落在名利场中，烦烦恼恼的，哪有功夫可用？那时行住不安，怕说错话丢了头壳。你看在名利场中有什么好处。我怕烦累，所以入终南山去隐名，还躲不了。又走太白山，山高一百八十里，上山后还是有人，我不能住。又跑到云南，以为没事了，不久还出是非，天下抽提寺产，众推晋

京告上状，又请藏经，是非更多了。皇帝因我一齐和他逃过难，给我嘉奖，我就走进名窠。

到民国成立初期，因为我在满清时代的历史，就以我为敌，要办我。李根源派兵入鸡足山捉我，山上迦叶祖师显圣，大难过去了。以后在上海办佛教总会，又入京见孙中山、袁世凯，然后在贵州、云南、西藏设佛教分会，颠三倒四。旧政府去，新政府来，就疑我是旧政府那一党那一派。现政府也疑我，因为曾在重庆和林森等往来，办过祈祷世界消灾和平法会，正值民国三十二年正月甲午初一子时立春，这是个好年份，吉祥如意，那年各国取消不平等条约，以后日本投降，中国胜利。李任潮在桂林当行营主任，我也走进了名场，又搅不清楚了，因此引起云门一场祸事。在湖北又出头，又晋京，离京后，政府又屡次要我再回京，骑坐虎背上，怎样死法还不知。现在又叫我晋京，省统战部来了人，我不去，叫我派代表，慈藏、性福二人去了，与我何干？昨天又来了信。不去，心中有疙瘩。想起古人说，“莫向名场立，山中梦亦微”，才悔以前出头无益。

一般人总以为和贵人来往就了不得，而不知祸福相倚，如影随形，战战兢兢。劝你年轻人及早努力，道心坚固，不染世法，有好收场。世人做人真不易。昔日圭峰宗密禅师，是六下神会四世孙，与华严宗有缘，见清凉《华严疏钞》，十分崇奉，后入清凉之门，成华严宗第五祖。那时国家崇佛，封清凉为国师，圭峰亦被看重，因此常和士大夫来往，与李璞莫逆。后因李造反失败，逃到圭峰处避难，峰以故情难却，欲留之，大众不许。这人到凤翔就捕被杀，圭峰也被捉，对案说他们有来往，圭峰无所畏，说：“不错，佛教冤亲平等，见一切人有难皆当相救，今既有罪，请依法处置好了。”大丈夫无畏精神，有哪样说哪样，犯罪不避刑罚。政府认为难得，就放了他。后代佛教徒与圭峰有成见，不喜欢他，也有说他来去分明很好的，我们没有他这样的功夫、志向和胆量。

我这生经受的灾难多了。八国联军拿枪吓过我。反正时李根源协统带兵到鸡足山捉我，七八百出家人都走光了，剩我不走。土匪杨天福、吴学显拉我拷打。后唐继尧和龙云斗争，云栖寺僧人被捕，曾责我敌友不清。

民国人责我与清朝皇帝大臣来往，我怎能分清谁是人谁是贼？任你怎样办都好，他们就赦了我。这次我不晋京，各方弟子来信，责我不识时务，不顾佛法。我想以前进京，因为事情闹得不能下台，我不得不进京，现今大体已定，信教自由，这件大领衣保存了，戒律丛林规矩仍然照旧，可以不必再去。我长年的老病，也就藏身散场了。诸位珍重！

（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，虚云大师于方便说法，随机向众开示。这几乎是虚云大师住世时最后的比较系统的学佛开示。——编注）

代序二 点点滴滴皆是道

我在云居山，我看着虚云老和尚死啊，好像很容易，这安安静静就跟睡着了一样就断了气，看着没有一点痛苦，这就是他呀，几十年、百把年的修行，临命终现这么一点瑞相。虚云老和尚，人家把他软禁了，他跟那些头头说：“我犯什么法？您这样搞啊，我死不闭目！”老和尚断了气，两个眼睛是圆的，瞪起来了！这是金刚相；老和尚那个手啊，变成了兜罗绵手，跟佛的手一样，我们这个手只能往里弯才能拿东西，他那手啊，翻过来也能拿东西，就跟棉花一样，那就是说，他不是一般的人，兜罗绵手只有佛有，这是三十二相之一，那两个眼睛是圆的，他一生都是闭着眼睛，嘴呀，张的是圆的，因为他说过嘛，他说他死不闭目，这算有主宰呀！后来，大家勉强地给他老人家化身，我也看见了，他除了一点灰，还有几个大腿上的骨头，其他的我看都是舍利，红色、白色、绿色、黑色，五色舍利！像这多少年了，这个有舍利，那个有舍利，我看都比不上他，不说别的了，就这印光老法师，他那个舍利我也看了，那还比不上虚云老和尚那个舍利。

我们学，要学这些老和尚，要跟这些老和尚学呀！学他的苦行！学他的道心！学他对境不变！学他一生艰苦朴素！学老和尚一生穿粪扫衣！你说学，学什么？了生死，了什么？都要知道什么是生死，凡是你看到的这一切，你有染心，这个就是生死！你到哪儿找个生死啊？还要找啊？你有这些染心，处处都是生死，哪里不是生死啊？就在你这一念，一念清净成

佛，一念贪染下地狱，这就是佛法，学就学这个。

这修行人哪，要有一番苦心，今生不成，来生也要继续！虚云老和尚见过十几个前生做和尚的，虚云大师在云南之前，……，曾国藩信佛，在云南拜了个师父，这师父天天看《华严经》，功夫用得很好，外号“草鞋老师公”，他不穿其他鞋子，就穿草鞋。说这个皈依弟子对师父恭敬得太很了也不好，你收这么多的皈依弟子，你要没有得到佛法的实际呀，你避免不了被他转，弄不好会给他（指曾国藩。——编注）当儿子，就这么狠！以前他们说，“宁吃千家饭，不受一家供。”这个草鞋老师公，他跟曾国藩有缘，他早晚到衙门里，谁也不管，他看他徒弟嘛。那天大家都看见了，他到曾国藩夫人房里，夫人马上就生了个小孩，生下来很聪明，后来书读得也很好，这时候，虚云老和尚就在鸡足山了。

曾国藩他跟虚云老和尚是亲戚，也弄不清曾国藩的母亲是老和尚的姑姑，还是老和尚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姑姑，反正他们是亲戚，跟老和尚经常来往。老和尚知道草鞋老师公给他当儿子。你说这个人就是功夫好，生死没了还是不行！有功夫只能说有点福报，生死没了，还是要贪染社会上这些五欲。曾国藩他这个儿子贪心好大，十多岁就找了几个女的，虚云老和尚是个好意，到他家里找他找了五六次，他不见。就是今生修持好，来生有福报，有福报是有福报啊，福报会造业！

老和尚说云南督军唐继尧，他前生也是个和尚，他自己也知道他前生是个和尚，他不是护老和尚的法吗？老和尚劝他：“唐居士，你还是出家吧！”他说：“我过几年再出家，这些事还没办了。”你要等到事情办了呀，那事情就办不了啦，结果他还是没出家。你没有一定的受益，你就是知道你前生是个和尚也不行。

我们出家学佛要学古人不执着，不要分长分短，你是这样，他是那样，弄得不安生，一定要学古人，不住相，不执着，修行就这样修。

我们是佛的子孙，我们要尊重佛制，我们绝不能反对国家的这些法律政策，我们要遵守当时的法律政策，使我们的佛教永远在世界上存在，一定要这样！不管你是老出家的，新出家的，你才来出家的，你都要遵守，

不遵守就不行！

我在云门寺住，解放了，乳源县的干部要到云门寺去看看，参观一下这些和尚挖的地，虚云老和尚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他也随顺哪，老和尚出来了，就招呼大家，他们局长跟县长来了，大家看见了都要赶快鼓掌！你说这不是接受新的政策呀？不接受不行啊！老和尚还不明白佛法呀？还不明白政策呀？就是不管什么时代，佛教徒对于这个政策不要硬啊！你硬了不行，硬你要吃亏，国家可不在乎！老和尚还不懂得佛法？给他们鼓个什么掌呢？他这个人到了，要欢迎他们哪，你不鼓掌不行啊！那就是累代的这些高僧祖师，都是随顺时代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佛教永远在世界上存在，使人民得到佛法的慈悲摄受。

到过云居山的可能会看到赵州关那个石碑上老和尚说的那几句，老僧今年百十八呀，就是一百一十八岁的时候，再过两年他就死了，芒鞋踏破赵州关，有人问我心中端的事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到后来他老人家祭云居山道膺祖师的时候，才把这个事说明白，他说五台山那个“前三三后三三”，就是前面有三百三十个祖师，后面还有三百三十个祖师，前面这三百三十个祖师我已经记好了，后来的三百三十个祖师后人再来记。看起来虚云老和尚他不简单哪！云居山有一个满觉老和尚，我跟他很熟，我在幼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，谁要是说虚云老和尚是菩萨再来，他不答应，说：“你说的不像，老和尚他是不可思议的，我们不能测量他！”说老和尚是观音菩萨再来，老和尚是迦叶尊者，他也不答应，说：“你这不是打妄语吗？你怎么晓得老和尚是观音菩萨，你有什么根据？”这都是不对。也可以说，知者不说，不知乱说！就是这个样。

民国初年，虚云老和尚、月霞法师、天宁寺的冶开老和尚这些名山大寺的方丈长老都到上海静安寺，在静安寺商讨，清朝没有了，民国出现了，有些事情也不好办了，这些老法师有些皈依弟子，都是清朝的大官，你像虚云老和尚，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是他徒弟，清朝末年，皇宫里这些官，大部分都是皈依老和尚。大家请老和尚主持这次会议，像这天台教、五教、法相这些宗都有人哪，都是很有道德，都很了不起，学天台教的就讲天台教怎么好，怎么高；参禅的就说禅宗是最上乘；学五教的就讲五教

怎么好怎么好，还有持密的就强调持密好，都各自赞叹各自所学的法门，讲的都很有道理。大家说完了，就请虚云老和尚说：“您老人家道高啊，了不起啊，年纪也大，懂得也多，给我们大家也讲讲吧！”老和尚说，那也可以，要讲就讲讲吧，虚云老和尚是过来人哪，他不执着呀，他说：“各宗的祖师，各立门庭，各出手眼，也无非方便，令一切学者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”你看说的究竟吧，各宗门庭那么高尚，那也无非是个方便法呀，目的都是为了令这些学者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这是佛出世的本怀。

虚云老和尚在鼓山，李济深到福建要去看望老和尚，省里提前三天派人到鼓山，找到虚云老和尚，说：“你是管事的吧？你们庙里赶快把卫生打扫干净，过两天中央有人来参观！”老和尚笑笑，也不说什么。到了那一天，老和尚在上鼓山的路上，每个拐弯的地方安排两个和尚接待，李济深的车开到山下不开了，他要走上去，省里那些官员也只好跟着走。李济深每见到一个出家师父都要合掌礼敬，省里那些当官的一看，也跟着弯腰合掌。等到了山上，几十个官员在方丈里，老和尚拿了一盘花生，一壶茶水挨个招待，那一壶茶水倒了一圈，还是满满的，花生分了一圈，也没分完。

戴季陶给孙中山当过秘书长，他是虚云老和尚皈依弟子，我见过他，他是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。陈铭枢，虚云老和尚云门出事的时候他帮了大忙，云门出事他是东南区农林部部长，他早年就跟毛主席来往，后来被蒋介石抓起来，虚云老和尚到蒋介石那里给他说好话，说陈铭枢是个老实人，不要杀他了。抗日八年战争，陈铭枢在四川成都不远的一个寺庙，看了八年藏经，后来日本投降，就把他放了。老和尚说：“陈铭枢十八岁闻到佛法，念念在兹，心心不忘，融会三藏妙义，精通禅观，现在像他那样的人哪，不容易找。”解放初期，《现代佛学》每个月都有他的文章，佛教常识他们很懂。陈铭枢后妈对他不怎么样，十多岁就到日本，他和孙中山很熟，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，跟蒋介石是拜把子的弟兄，后来辛亥革命成功了，他和李济深、蔡廷楷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，唐生智在武汉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，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，一个国家有三个政府，这蒋介石恼火了，那时候他北伐成功有权力呀，屠杀共产党几十万，贺龙他

在武汉跟蒋介石他们打了一仗，就顺着长江走到鄱阳湖，到南昌跟朱德、周恩来搞了个“八一起义”，毛泽东就在湖南、江西边界发动农民起义，朱德在南昌是公安局的局长，那时候南昌军事领导是卫立煌卫主席，卫立煌解放后不是回来了吗？没好久就死了，卫立煌日本投降他就到东北，搞得不怎么样，换了陈诚，一换陈诚更不行了。

解放初期佛教为什么吃那么大的亏？我们是出家人，佛教是讲因果的报应的，把地主田地分分，把人弄了，有些和尚很气，说田地分了就算了，不能把人也打死，这太不讲因果，也算是太不讲道理了！你要拥护“土改”，你不能说地主打不得。“土改”的时候我在云门寺，工作组在山门上贴了几幅标语，“打倒封建”！“打倒迷信”！虚云老和尚站在门口用手指着：“你看这东西乱七八糟贴到我们门上！”老和尚在那里骂。

中央对老和尚很客气呀，说是我们了解一下您老人家的历史情况，我们弄不清，您老人家能不能说说？老和尚很快年谱写好，过了没有两个月就圆寂了！他把“云门事件”写了一点，不多，“云门事件”的时候，陈铭枢一天给毛主席几回快电！中央就派代表到云门寺，有个大个子对老和尚说：“老和尚，我们是北京中央毛主席派来的，我们到这儿特别了解这里的情况！”老和尚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是救命的恩人来啦！赶快招呼。”广东省的那些头儿，县里的县长、公安局局长，这些政府的人都在那儿站着，不敢坐，老和尚跟中央那个人在床上坐着，他对中央说，政府对我很好，人家打他呀，他不说。那个公安局讲：“老和尚，我只检查你两回呀！”老和尚说：“不，从开始检查，到今天是检查了一十八次啊！”十八次检查，检查了把老和尚弄到房子里，拿封条一封，把这个库房里、客堂里都封起来，把我们这和和尚关到禅堂里边，从外头把门一锁，外头那个公安大队在韦驮殿前边，架起两个机枪，就跟那犯人一样，要是要求上厕所，两边站几个公安人员，手提着枪，盯着到厕所里去，一天就放两回，搞得比在监牢里还紧张！老和尚就是说了一句：“把这和尚尼姑关在一个房里。”那个中央一拍桌子！指着省里县里的说：“下边这些同志要受处分！怎么能检查十多次！把大佛像里面装的藏也拉出来了！”那些头头低着头不敢说话，中央这个就说：“老和尚，您老人家实在受了委屈呀！我

代表中央向您老道歉！”那个不晓得中央什么委员，说：“我开始工作我就知道您老人家，至于说您老人家是反革命，那是冤枉的！我现在是代表中央说话，包括你们和尚这里边的人说长说短，这都是冤枉的，您老人家放心，中央一定不会冤枉您老人家！我特别到这里来，明天啊，我马上就回乳源县，他们抓去了四十多个人，我到明天马上就把你这人放出来！”

第二天，我们吃了早饭等着，没有多久，一看回来几十个，有的把胳膊弄断了，有的把眼睛弄瞎了，有的把腿弄坏了，枪毙了三个，一个是正源，他以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，他在第一战区当过参谋长，跟共产党打过仗，那就没话说，把他枪毙了。一个以前是武边的剿共团团长，把他也枪毙了。一个是妙云，他湖南大学毕业，在中央银行工作，公安局到云门寺登记，妙云登记了就是我登记，给妙云登了记，把他另外划了个记号，记下来，过几天找他谈话。我登完记，他问：“你为什么到这来？”我说：“我还不是听说虚云老和尚有道德，我才到这来嘛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出家？”我说呀：“我听人家大人说出家好，我当小孩我就出家了。”一听小孩出家，那就算了，就没问了。

过了几天，登了记了，你在哪个房间住，都挂上牌，这个门出入不准锁了，禅堂的门、大殿的门都不能锁，夜晚睡觉不准关门，公安大队就在前面米房里住，夜晚有人在庙里巡逻，看看这些和尚有什么行动，紧张得很哪！他们有几个年轻的小和尚说又有武器，又有电台，以为埋起来了，云门寺周围不远的地方挖了好多洞，挖洞的时候，同安的慧参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挖洞可能要把我们这些人活埋了吧？”那个密参师呀，他们都是高旻寺来的，看着有一点疑惑就弄了，垒的那个墙都打通，老和尚修法堂剩了好多砖，他们把砖一块一块搬到个地方，把老和尚这地下挖好深，把老和尚背后那个地都挖了好深哪，我看他们说是找武器，其实是找金子的！云门寺那时候金子有啊，就是那个满觉师他放的，那个人就是有多高的墙他都能上去，他学过那个，那几十斤金子在大殿横梁上面放着，是他爬上去的，还有正智他师父叫印开，他两个人放的。满觉去劳改了，印开也去劳改了，南华寺那个惟因，他知道老和尚有金子，不是把惟因抓去了吗？解放初期，把惟因跟本焕他们关起来了，或是批斗恶霸地主叫他们两

个去陪展，打三五个地主，叫本焕和惟因跟他们跪在一起，这叫“陪展”，这些地主杀的时候叫他们两个跪着，哎呀！那真是把和尚弄得太狠了，那时候出家人的命哪，都不如一个鸡子！

“云门事件”，他们公安局七八个人把老和尚换着打呀！不是打一会儿呀，打了两天两夜！后来公安局看打不死嘛，就走了，我看公安局走了，我想看看虚云老和尚去，老和尚在那床上睡着了，他一看见我呀，就说：“你赶快走吧，公安局要看见会打你呀，你不要在这里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他说：“我这骨头都断了！”我看着老和尚鼻子往外流血，嘴也往外流血，老和尚说：“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赶快走！”我一出他那个门口啊，老和尚在外边呢！他在那边招呼工人修房子、开窗户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就是他在屋里被打的要死，流了多少血，骨头也断了，我一出门口，他又在那招呼工人这房子怎么搞怎么搞，这我亲眼在那儿看到的嘛！这一点儿都不假呀！我们这个思想不要分析他，你也分析不到，这叫不可思议！要相信这个，这不是假的！

这四年干什么呢？这四年我一个人到深山里面去了，住茅蓬，后来我又到了云居山，住一住老和尚又圆寂了，圆寂了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圆寂的时候他说：“我要是死了啊，你们大家把我这个身子掌火烧烧，烧了之后，骨灰弄碎，弄点面和成小面团，放点油，放点盐，一部分放到山上，一部分放到江里边，河里边。”这是他最后的愿力，这个身体是个幻化之躯，最后结众生缘，说是你们一定要给我办到，过几天就圆寂了，还没有圆寂的时候，他写了一张遗嘱，他死的时候，确实确实一百二十岁，这我知道。死了，就在他那个茅蓬很近的地方挖了一个坑，弄些山上的柴火堆起来，把他那个龕子放到上面，就把他烧了！烧的时候，那时候正是斗争啊，一九五九年哪，虚云老和尚也受了摧残，他也是“右派”。后来老和尚另外又写了一个遗嘱，他说，这个和尚衣服可不要改呀，改了个衣服，我们僧相没有了，佛教就不存在了，佛教的存在，就靠这个和尚衣服啊，靠这个庙啊！没有这个庙，没有僧人衣服就不行了！虚云老和尚圆寂的时候他说，以后出家剃头啊，要照他说的四句，跟以前不一样，说：“金刀剃除娘生发，脱去尘劳不净身，圆领方袍僧相现，法王座下又添

孙。”这是虚云老和尚说的，后来云居山收徒弟，剃头的时候都要说这个。

我们住在道场里边，道场都有龙天护持，一切都是顺当的，都是吉祥的，你像虚云老和尚，他开道场都现瑞相，多少年的古树死了还会活，在这就是瑞！那一年，云门出事，解决之后，老和尚又给大家说了三堂戒，他方丈里边栽了十棵优昙花，受比丘戒那天，优昙花开了十朵，优昙花不是一般时间开，它是现瑞相，优昙花跟别的花不一样，它是叶子上开花，叶子上出那一个花朵，到中夜的时间指定开，老和尚对法云说：“优昙花开了，叫他们都来看看吧。”到禅堂里，叫大家都去看优昙花，第二天就登坛受比丘戒。《梵网经》说：“见光见花，种种异相。”这就是有道德，才有这个瑞相。

说一个故事你们听，我听虚云老和尚他自己讲，他在安徽黄山，他想到南京毗卢寺挂单去，吃了早饭起单走，背起他那一点烂东西，一个蒲团，一个方便铲，就走了，自己感觉天不早了，睁开眼往前面看看，到南京城门那儿了，不管他，又往前走，走走一看，到毗卢寺山门口了，吃了早饭起单走，到这儿太阳快落了，这是一天呀！这中午吃饭没吃饭不知道，从黄山到南京过了几道河，究竟过没过，他也不知道，你说没有过河吧？他已经到南京了，你说没有走吧？他鞋子也走烂了，鞋子也走掉了，究竟鞋子掉哪儿了？也不知道，还赤着脚，脚磨破了，他也不知道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达到行不知行，虽然在行啊，不知道！就像虚云老和尚用功用到这个样子，还没有见性，后来因缘成就，在高旻寺开了悟！

那年广东解放了，李济深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，他是虚云老和尚的皈依弟子，他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，很长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您老人家要知道，现在这些大寺庙都判成了大地主，您老要多跟人民来往，多跟人民联系。”云门寺山门上贴着“云门寺是大地主”，又加几条“封建迷信”。老和尚人家是菩萨呀，人家知道啊！下边几个村庄都是云门寺的地，解放就不准收租了，叫收老和尚也不收了，自己挖地吧。要开海会塔那块地，人民说：“这块地是我们的放牛场，不能开！”那村庄不是有头头吗？老和尚就把这几个头头请到云门寺，磨了两个豆腐，给他们弄了些好菜好饭，老和尚就说明白了：“现在解放了，你们种的地我们都不收租了，我

们响应政府号召！”就这一说呀，那里人民就让我们开那个地，有的还给云门寺送点米，送点吃的，这什么事都要靠人来维持，政府提出来，云门寺那一片山是人民的，我们砍柴火他都不让，这就是时代嘛，李济深他懂啊，他叫老和尚多跟人民联系，不然这就好麻烦。老和尚慈悲，又请那几个村庄头头，又吃了一顿饭，老和尚又说：“我们开荒地要吃饭，还要烧柴火。”这一说，人们又同意了，说是老和尚，你们烧柴火、卖柴火随便，那么个大山嘛！这个人民哪，尤其是农民，极好团结，他就是吃一点饭就行了，老和尚在云门寺救了好多人，谁都知道，过年的时候，他们那里的糯米蒸一蒸，棒子打的一块一块的，这个去给老和尚拜年提一包，那个去提一包，那么多米吃一个月都没吃了。

我在云居山，虚云老和尚在，那时候也就差不多，比这时候稍微强一些，老和尚要进堂跟大家讲讲话，这叫香一打，禅堂里一百多人坐满了，外寮一个人也没有，为什么？想听老和尚讲讲，老和尚确实也慈悲，他能把他几十年修道的经验讲出来，他在丛林下百把年来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晓得我们这露水道心，道心是有，跟那露水一样，不能见太阳光，一见阳光就不行了，我们现在发道心，这个道心不能碰境界，境界一来就不中了。老和尚讲了开示他回去休息了，他其实没有回去，他站在禅堂角那儿看着呢，他一出去都出去了，有的回去睡觉了，有的三个两个舂壳子去了。他第二天又去了，又讲了，嗨！他说：“我在禅堂里面哇哇的叫，哎呀，你们忙得不得了，都来了，以为很恭敬我，听我讲开示，我在这儿讲完了，我老了，我回去休息了，我混蛋了，你们也混蛋了！我不是白讲了吗？你们也没依这个。”这也算是面子，你看老和尚讲开示我去了，我听了，那个时候怎么着说也比现在强。到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云居山依旧的把禅堂弄起来了，有一部分人很喜欢坐香，不管是真的假的，他在那里坐嘛，说装着修行，能装啊，能装个十年八年也可以，这现在他装也不想装了，和尚衣服他也不想穿了，还说什么持戒呢？要知道，开这么大的方便门，就为了修行，为了摄取一切众生，闻到佛法，究竟成佛，这是佛出世的目的，善言诱喻，总是要你修行啊！就是众生怎么样，佛也不气，也不烦恼。

禅宗这些传佛心印的祖师，他为了重兴禅宗，所以现身说法。他们说虚云老和尚是憨山大师的后身，那就是在云门出事之后，他们把虚云老和尚关起来了，那时候上海一个老和尚给虚云老和尚寄了本《观楞伽经记》，老和尚拿着那本书就说：“这个《楞伽经》是我坐水牢时候注的。”后来有人知道了，坐水牢就是憨山大师崂山出事，充军到广东，罚他坐水牢，那时候著作的《观楞伽经记》，憨山大师本来叫德清，老和尚也叫德清，憨山是五台山那边的一座山，印度一位梵僧在那里隐居，憨山带了一部《楞伽经》去，梵僧看到了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国家的宝书，不知哪一年传到中华了。”憨山就在那里住了一个阶段，有不懂的就问他，后来憨山的见解超过了他，梵僧就说：“你赶快下山去，你要弘法利生报佛恩。”

古代的时候，（高僧祖师）都不是一天到晚的坐在那里，你看马祖，马祖他最喜欢栽树，后人叫“马祖栽松”，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，这些古代的祖师，尤其是禅宗的祖师，他们都在那儿劳动。还没解放，我在云门寺，虚云老和尚天天在外头栽树栽花，自己种菜，那时候，现在美国的法云给他当侍者，老和尚栽的树，别人可不能给他弄坏，弄坏了可不行，老和尚他会打人的！那你犯点规矩他不说什么，你把他栽的树弄坏了，那可不行，这就是说历代的高僧祖师都是以劳动而为实际。

云居山虚云老和尚盖的房子，开始大家没饭吃，老和尚拿钱买饭，老和尚哪有那么多钱呢？嗨，他有钱！就是别人不知道，虚云老和尚他也不让别人知道，我看着虚云老和尚修南华寺，修云门寺，修云居山，这钱从哪儿来的？不知道，谁想知道也知道不了，老和尚天天转一圈子，看看，房子怎么修，这儿怎么弄，那儿怎么弄，他早晚还是上殿，下午还没有下殿，老和尚在那坐着，他坐那儿他也不说什么，为什么呢？这善知识啊，他是注重戒律，你既然受了三坛大戒，你连最简单的沙弥十戒都守不住啊？那就不行了，那些工人人家不是出家，也不守戒律，大寮里给工人做点饭菜，老和尚坐那儿看着，后来云门事件，他身体也吃了亏，像那虚云老和尚，他是乘愿再来的，那就是当时那个运动，他们想把他弄死，想把他打死啊，老和尚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不死啊，你不管你们怎么弄，反正我不死，我要死啊，不用你们打，我要是不死，你们怎么打也打不